

# 天镇“墩台廊道”里的家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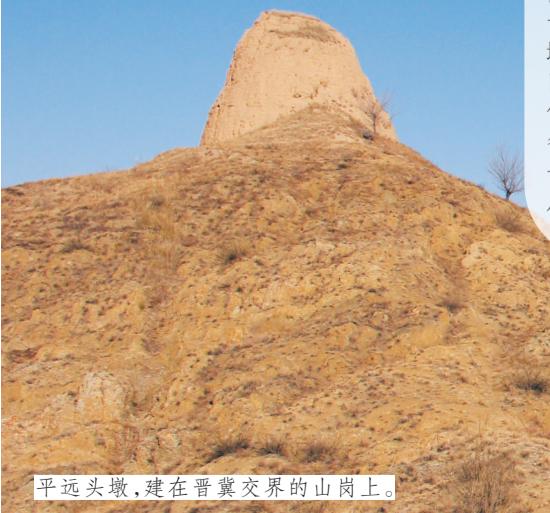


融汇之地

“墩台廊道”位于天镇县新平堡境内，东端起点在晋冀交界处的平远头村，西端止于晋蒙交界的南口村，以西洋河的河道为中心线呈L形分布，初步统计共有墩台110余座，包括火路墩（烽火台）、骑墙墩（敌台）、边墩、腹里墩等，分布之密、体量之大、规制之全，可称三晋之冠。

冠以“墩台廊道”的称谓，与此处墩台分布线路有关。北侧的墩台，从平远头起依长城向西延伸，高大的骑墙墩跨墙而建，平面呈正方形，底宽14米，高约10米，全部用密实的黄土夯成。骑墙墩北侧坡地，即长城外30米—50米处，对应筑有火路墩（烽火台），外观呈圆台形，底宽上窄，底部直径多在10米左右，顶部5米，残高8米。无论是骑墙墩还是火路墩，均体形巨大，两墩间距300米—500米，在山川大地间形成一道连贯起伏的长龙，气势雄浑。南线墩台，建于西洋河南面大梁山的山脊线上，控守每个制高点。这两条墩台线路，如同两道墙，圈框出名副其实的长廊，守护着连接蒙、晋、冀的交通要道。

翻开史册，这条道曾记录下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壮丽篇章。秦汉之际，大量匈奴部族由此南下，寻找温暖安逸的家园；魏晋南北朝，鲜卑骄子从平城经此北上，织出草原丝路的繁华经纬。公元1570年，蒙古俺答汗的孙子把汗那吉因家务纠纷降明，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抓住机会，力主与俺答汗议和。在内阁大臣高拱、张居正等人的推动下，明朝与蒙古达成封王、通贡、互市的协议。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，在边境开放马市，供蒙汉双方进行物资交易。“墩台廊道”的西端，设新平堡马市，定期以茶粮布易牛羊马。自此，墩台上烽烟渐疏，廊道里货船纵横，商贾往来的繁华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。1980年以后，随着当地长城考古研究的深入，陆续出土的文物展示出“墩台廊道”曾有的辉煌，最有名的当属平远头附近出土的波斯银币。1989年，49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平远头长城中被发现，学界认为这是古代波斯与北魏王朝进行经济、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物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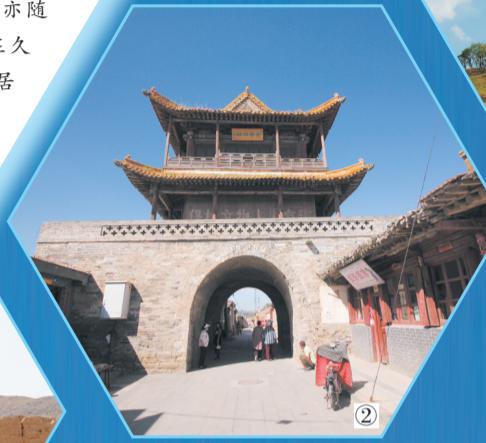


平远头墩，建在晋冀交界的山岗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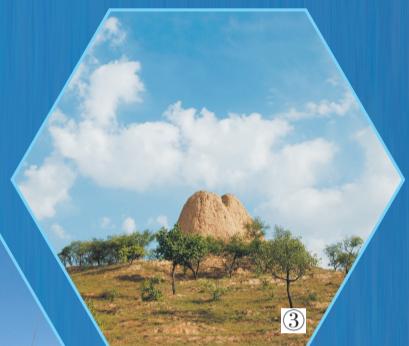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条连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地理大通道，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北疆起，见证过无数烽火变迁与铁血刚毅。作为拱卫京畿、护守大同的要地，明代绵延万里的外长城由此进入山西，从永乐年至万历朝，长城的修筑一直未停歇。伴随高大边墙的起筑，一座座承担烽火传讯、瞭望御敌功能的墩台亦随之林立而生，形成壮观的“墩台廊道”，在久远已逝的岁月里，戍卒官兵以墩台为居所，守边、开荒、备战、阻敌，用忠诚与担当留下令今人感喟的家国故事。



①



②



③

- ① 骑墙墩（敌台）内侧有院，是古代墩台守军生活的地方。
- ② 新平堡十字街中心点的玉皇阁。
- ③ 烟墩（烽火台）体量偏大，承担烽火传讯之职。



成边人的家

“廊道”北线骑墙墩体量多偏大，黄土夯筑的台体内有垂直的竖井，外围有院墙，墙南有门，整体构成一个类似于近代边防哨所的建筑格局。史料记载，垂直的竖井供守墩戍卒上下台顶之用，院墙圈起的地方，是他们当年居住生活的区域。为了边防线的安全，戍卒们经年与墩台为伴，不论冬夏寒暑，坚守着自己的责任，把这里当成真正的家。

“家”里常驻五人，实行轮班制。平日里，一人登上台顶负责瞭望，一人负责随时点燃烽火，一人忙于捡柴做饭，一个去巡逻边墙，还有一人在墩台不远处侍弄庄稼。戍边的日子枯燥单调，每个人要以繁重的工作充实光阴。旧日院墙里还建有低矮的土坯居舍，供戍卒休息或存放粮食、兵器、火药等备战之物。遇有敌情，瞭望者发出警报，负责点燃烽火的人迅速用软梯爬上烽火台顶部，

点燃事先存放的柴薪，狼烟直起，火光映天，相邻的墩台重复相同动作，长城烽火报警系统瞬间高效运行。

点燃烽火是件技术活儿。点多少，怎么点，都有严格规定。白天燃起的必须是烟，晚上点着的必须是火，同时配合鸣炮，传递来犯敌军的数量信息。明成化二年（1466）法令规定：“若见敌一、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，五百人二烽二炮，千人以上三烽三炮，五千以上四烽四炮，万人以上五烽五炮。”为增加柴薪的易燃性，通常还要加上硫磺、硝石等助燃，有时要在柴草里洒水加湿，使燃起的烟更浓。

从平远头向东数第十个墩台的院墙较完整，东西长13米，南北宽9米，如此空间生活五个成年人，略显局促，猜想不出他们怎样合理利用有限的空间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固守。



名堡出名将

“墩台廊道”的西端接晋蒙交界，站在高高的墩台上，西望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兴和县的平川沃野。回头看，两座军堡披着沧桑，并列于长城内侧，二堡一名新平、一名保平，名字中带着对和平平安的向往。

《宣大山西三镇图说》对二堡记载如下：新平堡，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置，隆庆六年（1572）增修，周三里有奇，内住参将、守备各一员，旗军一千六百四十二名，马骡五百九十六头匹，分守边墩二十七座，火路墩十六座。保平堡，设自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，隆庆六年砖包。高三丈五尺，周一里六分零。驻守备、坐堡把总各一员，领旗军三百二十一名，马十八匹，分守边墙十里，边墩十八座，火路墩十一座。

两堡相距10千米，成犄角相助之

势，虽经岁月侵蚀，遗迹保存较多，特别是新平堡，堡墙、堡门、十字街、玉皇阁、明清商贸街等古迹样样可见。在玉皇阁东西两侧，各有一处大院，当地人称东面的为“参将衙门”，西面的为“守备衙门”，两个看上去与军事关联的名称，提示当年新平堡曾经地位显赫。

明中期，九边重镇的边防体系逐渐完备，从辽东到甘肃，各镇比肩相连，共同卫戍漫长的边防线。为了细化责任，镇下设路，路下分堡。镇的负责人是总兵，路的负责人是参将。新平堡的参将衙门是为新平路最高军事长官准备的。纵观有明一代，从这里走出的国之栋梁不在少数，其中佼佼者数万历朝的抗倭名将麻贵。

史载，麻贵为大同右卫（今朔州右玉县）人，大同参将麻禄之子，由舍人从

因传递军情的重要性，明代对烽火台的管理十分严格，戍卒不得擅离职守，贻误军情。明成化二年法令还规定，“接递通报，毋致损坏，有误军情声息。由于传报得宜，致克敌者，准奇功。违者处以军法。”为稳定烽火台戍卒的军心，允许家属随行一起生活。研究长城的重要实物史料“深沟儿墩碑”中记载，一墩内有“墩军五名口：丁口妻王氏，丁海妻刘氏，李良妻陶氏，刘通妻董氏，马名妻石氏。火器：钩头炮一个，线枪一杆，火药火线全。器械：军每人弓一张，刀一把，箭三十支，军旗一面，梆铃一副，软梯一架，柴碓五座，烟皂五座，擂石二十碓。家具：锅五口，缸五只，碗十个，十双，鸡犬狼粪全。”

结合这段文字再走近墩台，古时的画面一点点还原，仿佛看见面容黑瘦的戍卒们在墩台内外进进出出，他们把自己融为长城的一部分，日夜守卫着边防的安宁。

军，累功升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宣府游击将军。隆庆年间，提升为大同新平堡参将。万历初年，麻贵被提升为大同副总兵，万历十年（1582）冬调任大同总兵，负责京师西北的防务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九月，日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。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应朝鲜李氏王朝的请求，明朝派兵赴朝抗倭，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，加封提督，统领南北各军分道进击，取得一连串胜利，获万历皇帝朱翊钧亲赞“一时良将”。

面对如蝗的箭雨飞弹，将军是否会想起新平堡四面八方燃起的烽烟，今人无从得知。迎着河川中的劲风站在墩台上，与历史的共鸣却是犹然而生，“墩台廊道”里的家国故事代代相传，直白地向人们解读着忠诚和大义。

文/图 溫鵬毅